





原件短缺

卷1-18

後漢書卷之九

序

送熊文彦歸江西北



孫壯齋書印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之六也
其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甚易言哉近

也過未有善而欲人揚其勝已則

中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廢

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

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慍勸未

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

何以因鄭子而得熊文彦之

有容且守方壯氣方

之如滿之始發... 憂其各有其益也... 逝命酒以別而為之... 大聖也曰假我數年... 而況於吾儕也乎... 之不多其甚不... 而升兮幸相逢... 斗東門之章游... 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 其居取菊... 而悅也哉曰非也... 悅茂在精不...

惟我凡物悅則... 者茂之哉茂者... 著也髮焦而齒... 之文禽也朱冠... 泯然如死灰非... 性則痛鳥獸不... 有道悅之而已... 其性有道乎曰... 澆也有節其愛... 則肥之沉則培... 三蟪蛄驅其雀... 秋而華濯秦三... 英見其生而榮...

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天也
黎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
為人牧者之懷其民如上天之懷其萌也天下其
之詩曰

治國如治國養民如養民
王繼世稱至仁
陽春動植皆走
與剝削浩蕩無涯
嗚呼嗚呼本根不自固
安得觀風者遠之乎

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贈言也
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於高祭
意懇至是蓋温如春陽觀如蘭芷而重於
張君以民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
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
乎眾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
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
徒為頌美也故崇獎之言異其有所勸而加勉
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
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遠于天下而言與人
儒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矣復何以勸之哉
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職比也

寧黼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楮
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導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由
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曰仲山
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
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
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
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蓋
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云
四字為韻命探花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以屬余序
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其弟君子其樂且康

而文謂之畫象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滯

必德也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為者

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厭然而無聊及

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語浪聲喧言不一觀有向隅

者與群則憤然見于色形乎辭故始之以文傲而終之

爭以為一入之心者無不知惡而而之也而世方以是

曠豁遠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異矣夫若今日之

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守

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澁志澄神所以杜紛

抑揚歌詠所以擣幽深之抱惟情既暢藻思遂發莫不

前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沈沈如鼓

大雷以獻賦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

然神者之遊靈龜陰之以之藉豕則茨藪之不如矣者實
鳳皇食之以之麥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美好惡其相去
豈不懸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
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高百廢咸墮
兼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
勝為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文錯濟翼
午子來會稽回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
口馬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古水歸
觀道余與所游者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
序序于前見世以隱世道為三教

志言不得司詞行不得同躡衣服不得同制度也冷於
徒游而贈以詩者則美乎人之言耶蓋言徒之所及與上
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等之勝足以資
道士之遠來也言徒而欲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正世遠
之為民者不易矣言徒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
不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銳從那桐柏宮飲木吸松檜黃冠
衣赤舄青組滌翻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
吳會泛海超東溟尋河嶽西允驚寔宵碑乳濁霧晝騰溟
風薄裳洩雲擁蓋追龍入醫闕訪鶴交岱泰嶧桃華未
黃桑始接鳳藻漢漢風吹石味沙野碧和輪管製他
三淮維化渺三蟬沈沈落任圖靈鏡返旌旆水亦

白鶴瀨秦嶺精魂洗髓去埃壘晨朝三定高夜兩全
仙傳授寶訣列缺助機神采芝藥服引鍊真龍前會扶桑
木盤根大岳花春紫並湘東秋鶴鳴山嶺月照三
心觀群動清平出泉源應運顯明身
劫原野遂天授盜賊散矣火平之走狼狽渾淪
深憂深托國天潢文以英標直坐懸傷
龍象雄梵具道殊心靡宅誰合情自最
濟源油累疏綱短黃燧未工浪跡
山歌向真漢安得斯賦

贈醫學士江仲謙序

國之存亡倚於將及掌之間昔山分焉不得其良而用
人此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夫其所禦良醫投其
于病而病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
國可不慎我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
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
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
與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
無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
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因某當某日愈某當某疾
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覩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
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

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令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
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荆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
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
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者
取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
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
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
顏淵亞聖三小以死營蓋德司馬仲遠位在人上而以壽
及其子與後禍耶所謂命者當何如哉

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
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
為日月水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皆
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水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二生數
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命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天氣母也
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可廢哉
屢鹿解月死而羸確膳温風動而蕭艾死清露降而豐隆鳴物
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
驗子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
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

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醜聞于辟地之會稽始得盡
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欲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
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扶邪之志儼二惘二見於詞章之
表非徒作也曰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
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上
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二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諱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必
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淫靡以吟騁把玩
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
訕上者令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樂於訕
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
雅為公卿大夫之書而國風多出于豈第閭巷賦夫怨

咸來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
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
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前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執
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
誘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誅
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
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立而已矣故元禮之
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
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

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皇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範
每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
知之也故士之受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
稱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而自定矣別
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吏從監郡九十子陽公
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益
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令將歸請為言以饒之予居王
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煩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
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也
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必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
吾當以此論之

看上文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在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地
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之
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顯
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為之刺史吾知其
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水也雲門若
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道猷上人至于今且千載中間若知
欣之字靈一靈徹之詩彭名于世僅數人焉抑山水之助蓋自
有限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於
於江淳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欲為雲門之遊者多為
二上人往土人或不在山則為遊者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
詩篇中聞雲門山水之美又於皇元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蓋
又思一往弗得今年始至其所而斷江死矣淳休年近八十二

神氣完固操筆為文章益壯健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
不倦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
林學士黃公為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矣至
所為詩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
有光而弗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名允若字季衡字
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
通雍連滯以孚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專對而不失主意
再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夫是之謂使乎
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達于所屬雖具有文據然亦
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將之為其有副也

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官之自行
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敬畏
恭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為御毫毛之利以費
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歸咎大臣辱其大馬而尚可
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蜂起大軍四出進討凡弓矢兵甲之日
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辦而安路必宣使一人督
民則實求紹興悉錘去故習禁吏胥無得科歛日飲金俵條格
取給于館驛其外毫髮無所索所遺罪物惟務中度其他事
幾無所與故如期舉事而民不擾人感德之且曰使受命于省
府以出者人一如王君大臣之言其有不下於民者哉天下
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省府
之命而得為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燕民所以餞山崩於
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
悼別留連杯酒以掩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稽多賢士大夫公
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勸不為無益言矣是詩之編書可
忍哉章君佐石末公極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
召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
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也
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
也將見軍食盡糗之塞道在吾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
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
當累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為國官一方赤子命

儘地我章君昔者三司空溫河陽皆自藩東不遠乎老朝
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效者我吾見勲業自此升矣
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括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
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其說
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事文乎時進戎
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嘗百草
魚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故陳其性情表章其
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
疑香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
君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歎弄此機

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也
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慨然歎曰君何真
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
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
窮君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履程後
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之
生幾動形見乃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
為天下亦不外是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其聽其言曰
而繼以詩曰

岐時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能
官方可以完支離桓侯疆自用扁鵲乃見疑去二仙都山中宿
大興遂心仙煉精魄海上徒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而
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身少相及善山甫實
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以甫
乃屢試不偶庸非特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
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於
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栢而獲觀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
贊序說莫不彬二濟二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
騖麟鳳皇之於鷦鷯雀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
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焉得以漫近窺則之
哉嗚呼嶮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霧而濤浪不知其幾在矣
然後繼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消塵則可以交于上下神

示天將成其材必先吾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者
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優今山崩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
宜其業自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
采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
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體之者是故春禽之
悅以豫秋魚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
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仰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
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為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其
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淋
漓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憤實難欲止之而不可然後

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云所恠者不與可云之矣
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頃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
詩則冲澹而和平道通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
頃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以頃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
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彼為言詞又為得而
和且樂也夫以頃君之文學而不得為詩豈固精微太平
情之所不足也而頃君不然抱志遠矣其言又不知頃君
賢矣哉賢者不獲用世而亦不棄於忘世言又不知頃君
所作復能不愧於頃君之為和平閒暇乎者也感而思故
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夫以人心之出入

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辭不
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矣呂君周
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款之
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音定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
從嘉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
非幻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貶其家未有能兀二獨處而
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望
香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淳於夏飲養心之
君子故喜而為之序焉

復既集卷之十九

復既集卷之二十

跋

書蘇伯愔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蘇伯愔為
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而之將至陰風鳴
條飛電燦目豪氓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終免而銜冤
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
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如秋搖也則恠而問
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若無其際不得而
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為用是管履者為於是大信刀至
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
也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意因湖光所平反事也

守拘於成案然後知賢人所為國與眾人異矣夫以一湖之
之地公一州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獲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
又數事豈也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非親之
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履章生乎階視其几塵積乎牘徐而
其鄉察其官之問則強橫行怨毒盈路問其故曰官不
詞無所請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寧於
也則皆挾出之訴者悉舍去則轉以相告無復求者
獲簡訟之名嗚呼興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
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初而為鬪殺激而為盜賊警而
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一知蘇公刑期于無刑
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會是編
其與適哉

書劉禹錫行年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心悅誠服者其長久
好安樂而惡憂患故備之必於其所宜備也又於其所宜
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福福之說其亦於人
天四海之衆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可共固非去慮
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
欲加以罪孰不惕然有動於其心哉聞者為馬則謂
自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曰囚人
犯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類則亦大教其罪以告吏士
不備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也夫
請狀物者必償其死故有馬牛豕豕蛇虺之獄謂天下
皆舉不可殺也今夫捕豹鬪虎

而獨無罪也。或人之殺物者，其意必欲食人而無愧，何謂之
欺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言，必有六罪，故見女子尤
信其說，以致異于其母。吾不知司獄者，誰敢人必有其母
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
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
元辟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幸天地者，帝也。彼則謂
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向二婦二者，若婦然，有呼而求救，不
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懼刑，是以情破
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
昭二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
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相夫知，使親而不知道者

讀書最宜卷四

去木陳舜中以善言取名其說亦其大富君子明求予言夫
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奇乎哉。所
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
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舉而言之，求諸
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
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父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
相鄰，許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
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畜分焉。可不慎哉。是故
禮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揚墨是
之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文其實。古之人有
為是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在於不
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誤，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凡

之書朝夕警者泮為成其德非術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斯
標于楮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
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
術武公者抑之戒陳子處而壽聖之名垂于後者是故詠歌
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知術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
為其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書卷後

李君一初亭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
恠者扁鵲鷹鷄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馳虞視生草而不
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
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
其心慈以恕而仁昔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

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其亦未之及以醫之
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恠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之故也予之
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夫不則者
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居其居之堂曰為善君也
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
業城南又奉舟航海至于嶺陀洛加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
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
之言者不少而予宣之志其於四方未已也吾固以知其心
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欲觀就者道而正焉是其好學
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予固知其情無不

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變焉宜其不足
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欲且直之昔宋人有
好玉者得璞石焉以為玉而寶之車桓十重中十釐周客見而
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
元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
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命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
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蟹吻
之味而食之則不悅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
道爽口蟹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美端之道必索
隱以行在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
過嶽先舉轍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道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
道性善必稱先立其大者則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

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
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
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宜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
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
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宜觀其言之廣而
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路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之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三主者別峰師有文行其
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
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
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

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敘其意
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
為頌風地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奧緇衣油
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嘔
于春而側三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
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賸而匹夫
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
始來越是以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
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凡人恐不
能和其民萬一變生時予將安之予方欲適他所忽有言
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數女有患愛之民不獲嘗聞之
大有感焉越人感而自變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焉

今吳詩以頌望澤不深可喜耶於夫子序而以美詩
吳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畫者意勤於生語
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
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馳觀之
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
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
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由屠子迪駁札木廟神像文後

加木者吳狄之說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惡
曰善之方無窮世而下邪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

者能無懼乎哉曾撰撰主以今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空
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瀕焉人紀立矣世衰
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以賊之師為八寇者嗟乎悲夫
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禍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
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
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
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為之者哉言
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
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
其人與放浪山水柳絮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

能言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福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為能降福於人哉此
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
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言
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福福
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故二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
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福
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晴陽而死
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
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

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成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
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
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藏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
有邪焉非天之所以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優於氣以生之則亦
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
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肯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蛟蛔生
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
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
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
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既之壽操懿之得共志而子孫
事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
以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其禍或卒其福操而無害者豈

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其禍福而外者皆始於其氣者
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行氣不
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禍福
於夫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歿壽不負脩身以俟惟知天者
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奸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所
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
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禮曰正萬物並育是位時
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則激二則變二而後病生焉故
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抔物憤結迴薄切結
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

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德殃天之病也霧瀟星妖彗皆禳祭
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無病乎
是故瘡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覆披揭中天之病氣而
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
知防於未形不待其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
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
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
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
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
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
良醫也朱均不才北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受醫而瘳之
則未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濟于世界書詩春秋

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
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
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
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无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
方三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我是獲罪于天 戮之矣劉子曰
意誣我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
之收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裁以討焉愚用是司牧者為也
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則聞
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
因罪之輕重而前却之又不散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

謂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
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
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
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成仁縱私而滅公併其
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股掌
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道干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
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觀天
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
震勸逆而濟福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
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二極而迸二而聲
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
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

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語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雷震矣
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怒而形發
而聲為雷為神或言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怒而形也而謂之
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二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
形而無質者有數者有以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實焉形
滅而神渙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已而
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擊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意欲
求罪人而戮之

雷說贈馬漢初

或謂雷自上古聖人神是音聲皆身動之六是然乎備者

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
而後食者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
耕故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
焉考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靈三馬聖人出而後異於
物於是垂衣裳造車馬作為舟車罔罟矢杵臼之器載在易
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
陰陽於毫毛決生死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罔罟
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
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釐萬真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
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
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魚為鳥為獸為
蟲故見其形

不知醫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
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動海于孟曰海也人皆知其不
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
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
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為道也引而
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
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
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
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後視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禦之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
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禦獸

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嗟不知獸而欲以制獸則不
為獸所食鮮矣哉

解

拙逸解

蓬萊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僕嘗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曰
漢落先生蓬廬草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不能發
食已則引衣蔽而不能前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拙真
之與生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駘駘困于枳
枳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寤覺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境
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
樞為物先出類超羣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
應各有倫乃非乃異以臣以鄰公侯伯子所牧師長下逮百一

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乎時乎地乎生獨何為

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子趨其前揖而言曰

楚國有鳥三年不蜚則冲天三年不鳴則驚人樓閣大巧

若拙公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言言

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皆習所作方

句股小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自

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玉庭是故出則馳馬高車前後

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鐘銀鞶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

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

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

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

一日安于岩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嗒仰而嘆

肝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槿不可
以腐墻王良不彊馮駘以駢服而匠石不貴楛楸以棟梁公子
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
有之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括括鵠鵠養雞養鷹搏鹿
噬豶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我是故仲尼多能坐不暖席墨如
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無干先知渾沌
死三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寗產蠹之難亦不與焉巧之
與拙何湯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舜之氓皞
熙二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
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庶無從三乎心無所能也而
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道而無所矯揉
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乎君子巧之

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
門不出

文

送窮文

余身有物乎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其音若呻跳踉蹌治乎三
遠而親欲往若來予忽笑以矚覺而異之乃具糗芳索豆籩通
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蹙然啓櫺拂著露泐而送之這
困之允其繇曰困于滄穴中有狐舉趾躡胡殿踵及顧其這
如恣睢臙膜孔隙以窺如垢如脂有二道隨求遠得運於子
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空入澤荒人而遭之
窮不可當載被載襪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
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乃致詞曰嗟

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惚洞朗廓以虛陟釐鬼類有圖書蓋
殖穡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樽
右有茶葦素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
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其俊士謀謀折衝格退迤汝
不可往耗儲恃山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代爾死嗟爾窮
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澮深浚楫以刺重門擊
鐘鼓旬并堆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狎健兒披日眼若
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治而不宜
禾麻豆麥梧梓檟華三蔚藟被窩駢歲時禮祀達方社汝不可
往原隰耜朱衣赤郭騎駃馬執汝嚮肉燔其腥嗟爾窮鬼兮
無上天高明行健履八地躡旋日月照幽玄温涼嗟爾窮鬼
陶治萬物少敵年汝不可往亂是躡麻麻漚漚想神機

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有麻類江河順
山岳峙融結蓄洩百竇出洪纖蠶頰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輿
黃示土伯威震惠艾珍尔種灰厥胤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
磬石核立鍵闕丘林陵麓產植蕃閔隔風氣限夷蚩頤雲
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蒸沙暴暴逢毛虎斑噬膚嚙肉流血
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火瀛包納川瀆委跡煩洩穢通脉
盈盤鯁奏鮮旨蛟龍龜龍龍龍龍龍汝不可往陵谷祀天吳九
指九尾磨牙吮血康爾不日大泊蕩無涯垠膏冥者茫不
人骨一漢一漢昏昏爾之不遠不遠不甘不苦淡以遠
往君之矣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滅為塵塵如神

續漢書卷之三十一

言語對問

賈栢者言

抗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二
 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有如烟煤口鼻視其
 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適宜
 祀供賓客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
 葉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
 不足予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米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三乎于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
 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三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
 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

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飲肥鮮者孰不魏乎可畏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豈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願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高佻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踞膝者固將駕璫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施神氣盈字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繼承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致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洋鳳翥高雲傳

漢起垂鈞之民惟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龍璫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汙卑羸其有澤之何為顏育汗體跋者崖谷銛舂刺鑽膚如鐵此龍璫之茶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虞鱗鱗瑣雜以蛟螭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明晨昏歌鐘聒天先生之窻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眼孤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莖而佩莖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苕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續鱗爵羅不能加焉登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泥濘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飲稻粱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因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緣之能女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蒿以射屋札植菘蔣于千仞之崖而負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

附勢遂權病于深谷之類有憂詭畏譴過于蛇虺之螫毒學
古人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
于寒飢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
人之所願欲我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
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澄心舉芳
爾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美吾
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
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吞鄭子專問齒

卑關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者踐豆揚色
載爵載同齒謂轉轍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燦
顛倒室廬眾賓愕眙潛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蹈蹠而前曰子

也實司工牙公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吁予
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為文浩二湯三噴雲
嵐子備沸解者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謂之曰子為神乎
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櫻子居早弗子鐘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
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集之庶其不致子
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竭鑿腐樞權墮何為乎
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充乃身弗據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
子去矣子之醒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轡右引董志歸
小鬼其狀蠅二喙二赤首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蛻蚊者也
實蝕子牙請殺之以釋我尤於是各鑽隙隙且訊以言曰來文
蛻蚊人齒女居弗齒易保齒固女治齒清女絕易其弗察列鼎
之家能踏豹脯核酢姜辛青味醜極蠶水蛆蠅啣蜂蟻漆

腥涎蒼楠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硬剥女膚如蚊所在挑女
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蟲浸漬攻刺索女子室糜潰棄骨其
朽表投之瓦礫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牙漱清吐碎
蘭馨乾肺弗噬腊肉弗嘗白塩赤米蒸汁泔淡令啗天和康女
以居女實予依予不女虞胡弗感乃心以作憎潯用礪析女家
以離予之輔車今當艾尔元殘尔軀剝殄滅尔種尔罪有餘統
蚊聞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啞咿而言曰微生
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傳主人主人戮以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且不打先生獨不聞夫
穆天子乎天子駮盜駟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瑤池
觴玉母子帝臺靡孽媿窮年歲而忘歸天下唯二如鳥炎神
炎燄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悔

疾馳而還則半西海之諸侯已委質于鷓倉民之庭矣是謂情
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之且
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
日暮復暮混然與章棟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
為真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殤中乾登為枯榴而猶不覺為
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
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夫先生之心憤悒飄若浮烟
言交于前躁吉罔羈氣馮宇中蓬勃燥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
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毋
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遺書
詭徒何為乎玄華街容藻褻以奪舟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
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患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

生不可發乃鑽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
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嚼大肉飲大葷芹藻葑菲未飽
其飽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思用是三十二齒為我吾今遠慕造
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遠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二乎
彌厥德乎以踵属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
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醉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也杯鐘北山起雲南漢來風土潤澤暑蒸鬱而
為虹峯峯先生獨處不憚筋癩肉緩體倦志欲形神枯瘁精氣
消辦頽平岸塌澆爾冰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敢泯二若有
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
居陽非陽若陰非陰浸二滯二悞淳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

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
之宮葵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
色黯黯凄風吹衣陰氣霽穆颯二率二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
閃覓二啼二媿二肝二歛二君滅而況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
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為變歸鬼
仲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
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臨穢褻而棄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
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真乎漢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
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蛇二而前跽二而却睭肝舔談或
蹙載蹠咿啞喑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賾之野而長于
齋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
為漿風雨飄灑無以為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為衣裘恒賸二以

儻二情三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噫憂為陣嘗者蒙二口
之者章二巫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
審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
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享福宏女不可窺倚頓陶
采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于遠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
志女不可投劫三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二疔
疔載柔載纖疥施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臘嗚嗚淚
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愛我乃再
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聞管乘
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三步履舒
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杓知不可以異
供於是遂勉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聲教委委嗚嗚

緩憊憊意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先發言遲滯舉趾為
乎若將覆之墻瘖乎若不食之鵠面意言氣鬱眉高木憂
齊痲痲氣可掬同而知其岑岑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
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
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
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六
齋以授之岑峯先生汗然汗出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
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也

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良鄉受
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日學校以敷教

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
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揖情慢教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
楹欲傾欄不蔽影戶不留風簷瓦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
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何如眾喜曰諾
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庠水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
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廩有新室
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扉不中度奕一如也迺
以狀達于劉基俾為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
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二學初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
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圯縣尹李君質作而
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
于今歷節十有三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

返故臺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
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
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胃監郡縣皆有學至海隅
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二刻二照映天地亘古
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
興替居考績之一為守令者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
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又實其中是故蓬豆既具禮以將之鐘鼓
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咨
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令之責也典教者之
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
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
海也必兼解然之者

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近
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與國廣斥民物蕃庶無極慮民教有所未被乃大
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
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阿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夫及暮
月感惠夫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
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
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
以至於今榷榘朽腐瓦木將壓令因陋就簡以室頽仆而後使
民為之工用必倍是費慮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
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

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虛者易之傾者補之頽
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壇之實其基址解其滄葺
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乎民工與民亦
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滋我息我忍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
也我乃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茲
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
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
新其民脩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
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
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
循吏之風焉某者尚躡其轍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入則思
善上使斯民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不名樓之義則

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正月日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乎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為損也不少夫何為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鐘澤霜而鳴陽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闕闕而子胥孫

武至魏文侯為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為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惡有成湯者與人不求脩檢身君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皇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卉木

也入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
斯人也不既惟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
隱者也不周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
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已而隱以為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
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劉子谷風
嗟于乘柔曠于消費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
之而不為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亦木
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
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
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以感之直諫多聞之友不遠千
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惟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
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起其名記之者梓者劉其也

海寧應氏墓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子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其
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身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侯
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
為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為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
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子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
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為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者
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為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隸杭面山負
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星岡應氏居之世
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于琅二肅三陰
陰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晉乃慶貳玄履黃之
十有八年皞二洋二游葛天而泳陶唐有子克承既妥厥靈以

固乃截繼斯述斯有嗣勿願以莽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揚其
室伊何玄楹聖塲象設有嚴訶禁不祥伐石鑄碑以識歲年子
子孫以永不忘

杭州寶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有
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為淨屠
名其廬曰福嚴有弟三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明年
賜院額既而迥與春俱卒後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以
其衣食之餘質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
命其徒以甲乙相繼修葺之乙丑皓始建佛閣成而皓卒皓
有弟十三人曰崇實行實皓始刻于優曇葉
于閣慈亦崇實始所創也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排

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
期堂以及庖瀆園涵無不備具於是般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
繚繞紅檜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如也奕如也蓋自迥師
至行積勤疊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
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
識予者以請予時卧病江滸介以遠弗遑而清千人為文假予
名歸予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憚而不知其果為
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某書之吳嘗從予夜
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
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
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確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
足為世重輕至有偽為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

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
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誦
卷皓師誦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良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
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
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
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
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樵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
或謂其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
道以正人心揚公論皆實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諫之哉人

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感由乎已人心
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
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嘗有死之
理而疆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美
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臣
藉之以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
之好利與好名皆盡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
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
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
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澤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
道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正懦其功不在伯夷
齊下矣昔禹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史於其地者得以逞其

貪貪二相承習為故實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
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工之惠而泉亦得以
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
其賜嗚呼儂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
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
深沈杳絕使人憺慎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
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曾出覆函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
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在而忘
疲焉叢余行江浙間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
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

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
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領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
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
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
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
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領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
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領外黃茆若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
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
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領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
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兮尹子文取其忠慮
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不隨取其廉孟賁復育取其

力慶忌專諸北官煦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苦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涇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涇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為石旗秦皇酒壚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王宮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又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重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鉉錫多莢菴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靈峰之下曰平

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

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

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

樸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庵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

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

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二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

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以覺清爽樸二

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

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

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二子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

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

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

機上人辭還育王子獨至靈峰尋壘上人時至三十五年六月
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
覆瓿集卷之二十一

